

周佳劍震武林

(續中)

雕 剑



《雕剑震武林(续集)》

曹力群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宏大印刷厂印刷

38.3千字 787×1092毫米 1/32 19.2印张 2插页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104-00756-2/I·632(上、下)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 容 提 要

螺盘谷一役，震荡武林，武林第一奇人玉虚子的爱徒遭暗算，生命垂危……赤烁帮由明转暗，积蓄势力，决意洗劫武林。羊角岭阴霾沉沉，机关密布埋伏重重。一燕双凤身怀绝技，为除奸党偷离师父，南津关进黑店三女遇暗算。苗匪色令智昏，欲火难平……三人闯关卡过暗道入险谷遇高人战群魔……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匪窝。一时间烽火狼烟，血雨腥风，鬼哭狼嚎，残肢断臂横飞。

本书以三女的侠义行踪为线索，将浪漫的男女恋情，江湖恩怨串连一起，情节紧张环环相扣；既有火煤热烈的打斗场景，又有幽默风趣的戏谑语言。作者构思精巧，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令人手不释卷。

欲知详情如何，请看——

# 目 录

## 上 册

- |         |               |       |
|---------|---------------|-------|
| 第 一 章   | 离清平关穷爷收徒..... | (1)   |
| 第 二 章   | 玉虚救徒燕凤出走..... | (24)  |
| 第 三 章   | 引火焚身血染平善..... | (48)  |
| 第 四 章   | 夜宿古庙巫山暗卡..... | (72)  |
| 第 五 章   | 一燕双凤力战群魔..... | (97)  |
| 第 六 章   | 战群匪焚屋南追.....  | (119) |
| 第 七 章   | 过华山客棧斗群寇..... | (140) |
| 第 八 章   | 除民害操练民众.....  | (160) |
| 第 九 章   | 图报复七贼殒命.....  | (178) |
| 第 十 章   | 长夜密语双凤合谋..... | (198) |
| 第 十 一 章 | 三姐妹巧语脱身.....  | (207) |
| 第 十 二 章 | 巧遇圣僧闯入魔窟..... | (217) |
| 第 十 三 章 | 三娇女大败六魔煞..... | (237) |
| 第 十 四 章 | 除罢恶魔再进虎穴..... | (258) |
| 第 十 五 章 | 入谷道身陷囹圄.....  | (278) |

## 下 册

- |         |              |       |
|---------|--------------|-------|
| 第 十 六 章 | 陷龙谷兄妹盟誓..... | (297) |
|---------|--------------|-------|

第十七章	迷魂林合力救小妹·····	(319)
第十八章	遇险境高人相救·····	(342)
第十九章	高人指点直捣黄龙·····	(366)
第二十章	有惊无险遇魔头·····	(386)
第二十一章	挫宗柱众豪侠显威·····	(406)
第二十二章	狭路相逢不容情·····	(425)
第二十三章	节外生枝二妖女·····	(447)
第二十四章	现原形大展威力·····	(469)
第二十五章	酣斗罢一语定终身·····	(493)
第二十六章	入匪帮正邪对峙·····	(515)
第二十七章	仇人相见逞见殒命·····	(539)
第二十八章	血雨腥风羊角岭·····	(559)
第二十九章	和尚老尼定乾坤·····	(578)
第三十章	正义撼天伸雪冤·····	(597)

## 第一章

# 离清平关穷爷收徒

位于江津和宜昌之间的百里洲，这洲滩原是块荒野水路，因为水位降落，现出这块洲滩。

滩上满生芦苇，高达数尺，其方圆在三四十里左右。后为附近乡民发现，逐渐分割，占为已有，建筑房舍，集村而居，是分为南北二村。

惟此处一面环水，三面着陆，加之地带甚宽，故命名为百里洲。

老武师林克武就住在这百里洲献村极僻静之处，此处到清平关，不过百十里路程，说起来倒不太远。

黄伯初率领武当弟子五人，辞拜白谷云和夏侯端，再和郑静茹等人别过，并互道珍重，离清平关，而返回武当山复命。

第二批离高升老栈的却是郑静茹等人，这批人乘坐骡车一辆，由林玉震带着，径奔家园。

最后离开清平关的是穷爷和白谷云，两老没走正路，出清平关之后，互相一商量，觉得先请玉虚圣人医伤要紧。

如是由夏侯端亲修书信一通，转命金儿赶回玄碧崖，请老道加速赶到百里洲，为寿儿治伤。

二老这阵子忙碌，自能将各事料理完善，那白谷云却要别穷爷另有他事，反为夏候端阻止，方同时赶赴百里洲林玉震家。

百十里路，如以这群侠义辈的脚程，何消一日，即可到达，怎奈骡车行走，比不得人行快速。

你急他不急，不紧不慢地朝目标进发。

沿途上无甚耽误，日夜兼程，何消两日，已抵达林家，老武师人口不多，房院倒是不小，黑漆大门，庭院深深，建筑得格外分明。

此刻，日已偏西，老武师林克武笑容满面，站立门口，欣喜十分，突地见骡车载人而至，不禁一惊。

这位老人在江湖上奔走大半辈子，任何事，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当时就明白准是有人受伤。

骡车停妥，首先下车的是林玉震，接着是三个女娃，老武师当时就楞住了，心说：“这又是谁？”

他正在惊疑之际，沈雪萍早就跳到老人面前，娇笑着叫道：“老伯伯，我要云姐姐嘛！”

她这里刚说完，郑静茹也走拢来，面带薄羞，也说道：“伯父，你老人家不认得小娃了罢？”

林克武本是惊疑，经雪萍笑着跳着撒娇，更加糊涂了，所幸郑静茹的一句话，问得颇为恰当，顿将这个老武师惊醒过来，暗地里心中一动，张开老眼，朝这两个孩子看了好半天。

不由哈哈大笑道：“你这两个娃娃，瞒得我老头子好苦，寿儿呢？”

郑静茹眉间一皱，刚想将经过的情形，告诉林老武师，恰



值白玉霜走到，她也学两位姑娘，对林克武称声：“伯父”。

林克武抬头将这位姑娘仔细一打量，心说：“怎么都这么俊美？”

他可是真的不识这位姑娘，当时就楞住了，林玉震见老爷子发楞，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赶忙趋前介绍，老武师这才哈哈而笑。

林玉震见三位姑娘下车，仍不见妹妹出来接待，忙道：“爸，你先将三位姑娘请进里屋，叫湘云妹子招呼。我还得替三弟清理屋子，还有两位老前辈要来哩！”

老武师听说有高人到家，喜之不已。

忙带着郑静茹等进屋，并唤出湘云接待，姊妹们见一面，自有一番叙不完的衷情，也引见了林母不提。

老武师兴高彩烈，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穷爷和丐叟。

这会儿，老少男女八人，纷纷谈论螺盘谷的打斗经过。

只虎儿傻楞楞地瞪着满桌酒菜，馋涎欲滴，在一边坐立不安。傻小子可真饿了，难怪他如此。

初更已近，两位风尘怪杰，仍未到来。

别人到不觉怎样，惟独虎儿，实在是憋不住，蓦见他蹬地站立，放开破罗似的嗓子嚷道：“小小子哇！饿呢，饮酒么。”

他这声喝叫，声音特别宏亮，震得林老头子和林母大惊失色，不知是怎么回事。

原来虎儿喊小小子，指的是沈雪萍，皆因他叫顺了口，虽然郑静茹是换了女装，却使得这位金刚改不过口来。

老武师夫妇虽知他是个浑人，但未见他开口说过话，这一嚷，那不得不惊。

沈雪萍就知他是叫自己，有心不理他，又怕他另出事故，忙道：“虎哥儿，等一等哇！不等，能饮酒么？”

虎儿大眼翻了几翻，想是听明白了雪萍之话，大嘴一咧，似笑非笑地吞了口唾沫，可就是没再言语。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院子里却有人言道：“小子，饮酒么，别等啦！”

虎儿张大了嘴，突地大乐，双脚一跺，人已飘身屋外，只听他嚷道：“老小子，才来呀，俺要躺躺呢，没酒饮么，多冤。”

傻小子窜出屋，却甚突然，身法是快到极点。

林克武做梦也没想到，像这么笨的浑人，居然有这么快的身法，当时就吐舌瞪眼，惊异不已。

在屋里的小侠们，除林母之外，都知道是谁了。

沈雪萍是继虎儿嚷过之后，窜出门外。

掠眼就见穷爷和丐叟，立在院中央，望着虎儿发笑。

雪萍赶忙奔过去，抱着穷爷的右臂道：“穷叔，白爷爷，我们都饿坏了，你们到这个时候才来，真是……”

以穷爷那付天生的怪僻，从不知人世间的儿女情长之事。

然他只要一见这群娃儿，尤其是沈雪萍，不知怎的，就情不自禁乐得直咧嘴。

但他又是游戏人间的奇侠，平日玩笑惯了的。

此刻心中乐，嘴里就没大没小的笑道：“娃娃，这酒饭是你请穷叔的？还是别人家的？”

这一问，可就将人家姑娘问住了。

呆了半会，方想过来，心说：“你明知这是林大哥的家，偏偏要拿我开心，我就不让你称心。”

当即小嘴一撇，哼了一声，说道：“虽然这酒菜不是我的，也是我大哥准备的，为了等你，害得我们饿到现在，你还拿我开心，穷叔最坏了。”

说完，双手猛甩，就要往里奔去。

穷爷右腕微绕，翻过雪萍双臂，食中二指轻轻一捏，恰好捏住她的小玉腕，往怀中一拖。

雪萍前冲之势顿缓，立脚不稳，踉踉随着穷爷回腕之式，扑在穷爷怀中。

只听她嗯的一声，想说什么，而没说出口。

这个时候，穷爷却哈哈大笑道：“丫头，你这张嘴，就没饶过我穷师叔，今天我要不打你一顿，当着人家生人的面，也太说我没管教……”

穷爷玩笑是正经，正经也是玩笑。

正好说到此处，那丐叟白谷云就说话了。

只听他喝道：“穷鬼，别假充正经了，就你这份能耐，还能教得好孩子？能不越教越坏，已经是……”

夏候端见白爷说了话，听起来有点不对劲，越听下去，越没意思。

慌忙翻大眼，没等人家说完，而狠声喝道：“花子老儿，你少卖乖，你那娃娃被你教好了么？”

“我们两人，八两半斤，谁也不用说谁，真要能将孩子教导好，还得算人家老俩儿口子，咱俩儿还是少争论这些罢？”

白爷没生气，嘻嘻笑道：“好哇！这才像人说话呢！”

穷爷当下一楞，蓦然间，脑子里断然一转，忖道：“老花子真有心计，凭这一点，我夏候端就得服他，可别和他斗嘴。”

随想随说道：“花子，你真行，夏侯端凭动心眼，实在动不过你，我算是甘败下风，你可别再折磨我。”

说着，低头望沈雪萍道：“丫头，我说对不？”

沈雪萍冲着白爷嫣然一笑，再仰头望穷爷道：“白爷爷说，刚才你老人家说的话，才像是人说的哩！”

话甫落，小身子像蛇样的，抽冷子往下一滑，从夏侯端臂中溜了出来，只一纵身，就到了林克武身边，拍着手只笑。

林克武久走江湖，又听儿子说过这两人的来历，心中就存着巴结之心，忙在此刻奔前两步。

笑对夏侯端白谷云道：“两位都是世外高人，难得仙驾光临，真是林克武前生修来的，娃儿们也是真的饿了。

有话，请先进屋，咱们慢慢谈，老朽还要候教咧。”

夏侯端一听，心里只乐，呵呵笑道：“花子，人家直向咱们脸上贴金，咱们好意思久呆着不进屋么？请啦！”

转脸又朝林克武一晃脑袋，说道：“老儿，走啊！”

林克武突地一愕，心说：“怪不得江湖称为怪杰，原是不虚传，对我老头子，也是如此啊？”

殊不知夏侯端的年纪，怕不在九十以上，称他老儿，就是最客气的，否则，那话儿就更难听。

林克武终以自己和他们年龄上相差无几，就算玩笑，也不会玩笑到自己的头上，何况还是初次见面。

只是，他却不明白，以他的年龄和人家相比，确差上三十多岁呢？

老武师心中发愕，却并未有丝毫形之于面，忙翻身拱手，也不再客气，当先领路入屋。

随老武师之后的是穷爷和白谷云，紧接着是虎儿，再后是郑静茹等人。

老少十人，往桌上一围，整整是个满席。

穷爷白谷云坐在一处，左面是郑静茹等四位姑娘，右面是虎儿林玉震，林老夫妇陪席。

两位江湖豪客，并没有立即端杯。

虽然是嗜酒如命，但能依情而定。

皆因，在坐的有三个人是他两人初见。

并且还未引见，故而，两老都在张目环视。

郑静茹见状，心中明白十分，忙立起替老夫妇引见，末了，再将林湘云引见一番，方始落坐。

夏侯端对林湘云，却多看了几眼。

只见姑娘淡妆素服，端庄大方。

虽无郑静茹白玉霜俊美，到也算得是中上之材，质佳资慧，却也是块练武的好料，只是未经高人的传授，有待琢磨而已。

他这里多看了林姑娘几眼。

而姑娘那双俏眼，也在看着穷爷。

那付祈求的神情，不期然流露在俊脸上。

这神情，却没有瞒过三位姑娘。

皆因林姑娘羡慕郑静茹等人的武功，只差没剖心敞腹，实难形容。

郑静茹沈雪萍知道得极清楚。

见面的时候，就已答应过，要设法子替她找个好师父。

此刻见穷爷对林姑娘多相看了几眼，这师姐妹心中只喜

欢，只要时机一到，拿话一挤，要穷爷传她两手功夫，到是有八成指望。

事实上穷爷还是真的看中了林湘云。

夏侯端神目如电，见姑娘虽是忧戚满面。

而那种坚毅的神色中，却深透着仁厚和慈爱，尤其是资质，秉赋，虽非上上之材，却还非平常习武之人可比。

因而穷爷对她，不免多看了几眼。

话虽如此，究竟她还是个女娃，当时也未深想，不过是过眼云烟，一晃而逝。

那知神通广大的夏侯端，固然在当时未作深思，然而，他怎知两个师侄女，却在暗中用上了心，正在作逼他传授武功的打算。

穷爷心中没事，酒虫就造起反来。

反观白谷云，也在放眼打量林湘云。

两位江湖前辈，怀着一样的看法，也都有同一的心性。

他们都爱护晚辈，提携晚辈，穷爷暗忖：“这女娃给花子造就一番，不就是武林的奇葩么？”

心里有此打算，可没说出来。

穷爷夏侯端却笑道：“花子，我们坐上啦，这酒菜要不打算吃，对人家没法子交代，胃里只造反。你看我这个傻徒儿，早就憋不住了，吃么？”

白谷云笑应道：“你自己见酒没命，反扯上傻小子，要吃，就动手啊！”

其实，白谷云也是憋得难过。

这一声动手，他就端上了杯，一仰脖子，杯中滴酒不存，

转脸望着虎儿，喝笑道：“小子，饮么，不饮，要躺躺呢。”

虎儿可投了这位武当大侠的缘，没有一处，不使白谷云关怀，是以在端杯灌酒之际，仍不忘呼傻小子饮酒。

傻金刚那双铜铃似的大眼，一直就盯着酒菜，只是，在座的有他的唯一克星夏侯端，可就没敢下手。

这会子让白谷云一嚷，傻小子得了理，即他冲着丐叟咧咧嘴，傻楞楞地一笑，喝道：“老小子，饮哇，没人扎我么？”

话落，也等不及人家回话，长臂一伸，抄起酒壶就灌。

这二人如此一唱一合，穷爷那付馋像，就被引起来了，你想他那落在白谷云和傻徒儿之后。

平素的吃样，就够难看的，馋涎一起，实在没法客气下去，大口菜，大口酒，吃喝不停。

在座的人，本来就饿，爷儿三位动了手，大伙见不能再等，互相打个招呼，也端杯就饮，只是在吃像上，较为斯文而已。

这顿酒饭，只吃了将近一个更次，方散席品茗。

夏侯端也将派神雕回玄碧崖之事，说了一遍，并说：“欧阳庆寿的师父，多则七日，少则三五日，即可赶到此处，叫大家放心。”

末了，还嘱咐各人不要随意行动，免得招贼当眼线踩探，多生意外。

此刻，按说是该歇息的时候，无如郑静茹和沈雪萍，心中另有打算，反倒不觉卷累，双双望着穷爷，似有许多话要说，而欲言又止。

白谷云心思细密，早看透了这两个女娃的心意。

于是说道：“郑姑娘看还有话说，不妨当着你师叔的面，把话说出来，省得闷在肚子难过。别那么吞吞吐吐的，叫人多不舒服。”

丐叟是存心为人开路，此话一出，穷爷首先就瞪着眼，望着郑静茹姐妹，点头不语。

沈雪萍这半会没说话，她是在想该怎样对穷师叔说话，不想丐叟拿话一引，小姑娘可就有了主意。

忙笑着对穷爷道：“师叔，你老人家不是顶喜欢娃儿么？”

这一问，就将穷爷突然问住了，本来他是最喜爱这两个女娃，两个姑娘和他也最对胃口。

为什么她忽然说出这句话来，实使人不解。

当时就有点发楞，但是，终不能不答复她。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点点头，笑道：“穷师叔什么时候讨厌你来？”

沈雪萍见师叔开了口，心中就特别喜欢，心说：“只你肯说话，我就会叫你答应这件事。”

赶忙接应道：“师叔只喜欢萍儿，可不一定喜欢萍儿的姐妹！”

夏候端一听，有点光火，接着喝道：“娃娃，你的姐妹，不和你一样吗？师叔什么时候说过不喜欢她们？”

沈雪萍见穷爷有点光火，心中更得意。

随着笑嘻嘻地问道：“你说都喜欢是不？如果我的姐妹受人家欺侮，你老人家管不管呀？”

这一下可将穷爷搞得糊涂了，心想：“这妞儿是啥意思，无缘无故说出这话来，叫我老人家好闷。”



旋即急道：“萍儿，你是怎么啦？有话尽管说出来，别在我老人家面前卖关子行么！”

雪萍还是不慌不忙，要紧不紧的说道：“你老人家还没有答复我刚才说的话呢”？

穷爷双目一瞪，并未即刻作答，望着白谷云。

只见老丐叟微笑中，冲着他点了点头。

当即想道：“老花子可是看出了萍儿的心意，点头要我说话，大料是不错。”

于是笑道：“谁要欺侮你的姐妹，我老人家拚了这条老命，也得替你们出气……”

郑静茹可是心中直乐，暗道：“师叔上了圈套……”

她没等雪萍说下去，也没等穷爷将话说完，抑着笑道：“我们那敢要师叔为我们去拚命。我们只希望藉你老人家的威望，将来行道江湖，不受人家的欺侮……”

穷爷一听小妞儿的话，摇摇头，截道：“我的好姑娘，你倒说得容易，江湖上高手多得很。凭我老人家这点名望，确实保不了险，这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你那师父比我的本事大得多，凭你姐俩所学，在江湖上，还不致吃亏到那里，你怕啥？”

雪萍可抓住了机会，抢着道：“我说的是我的姐妹，不是我们两个，我说你老人家只是喜欢我，而不喜欢别人，是不？”

穷爷心里似乎有点明白，但却拿不准究竟何意，遂望了林湘云一眼，笑道：“小鬼头，你干脆说明白，别让师叔受罪好不好？”

雪萍笑道：“我是说，我和师姐，有好师父教导，也有好